

美国战后独占日本的筹码(上)

◆ 吕福海

1945年8月20日,日本陆军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飞往菲律宾马尼拉,几天后他返回日本,带回了正式签署的投降文书之副本,此外并有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第一号指令。在这份指令中,麦克阿瑟规定了军队无条件投降的实施具体办法,停止全部国内军需工厂的生产,迅速解除军队的武装,撤去军事设备,停止飞机飞行等等。当时的内阁对关闭工厂一项颇为踌躇,因为按照规定,稍与军需有关的工厂,必须全部停工,若按日本式来理解,那么几乎全国工厂都得关闭,最后内阁为忠实履行投降手续,不节外生枝,全部执行。打了几年腹稿的美国战后政策终于在日本落地。

太平洋战争一开始,美国民众就没有把目光局限在眼前的战事上,他们坚信美国强大的工业和经济实力足以保证战争的胜利,现在应该必须考虑如何确保战后世界的和平。因此,美国舆论界在开战后不久就开始对战后世界秩序进行规划,提出了一系列的战后安排方案。

1942年3月到5月,美国拿出了战后政策的最早官方版本,助理国务卿戴维斯领导下的战后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下设的安全问题小组对日战后处置问题展开了几轮讨论,最后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要求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建议。这是无条件投降原则第一次被提出,目的是根除德日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基础,而瓦解德日法西斯也是美国主导重建国际秩序的要点所在。日本对盟国无条件投降和放弃所有占领地的要求惶恐万分,这样的条件实际上意味着日本的国土范围回到明

为了减少美军伤亡,促使日本尽快投降,从而避免苏联插手远东事务,美国借《波茨坦公告》宣示了新的“无条件投降”原则,这个原则的本质已经变成了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而日本国家则是“有条件投降”。

治维新以前的状态,也就是说日本近代以来的所有“成就”将被一扫而光,因此,日本当局决定即便最后被迫投降,也绝不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并以此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外交准备。

副国务卿对“无条件投降”持异议

在美国内部也有一些人对无条件投降原则持有异议,如国务卿赫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等,在这些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格鲁曾担任过10年的驻日大使,是美国国内著名的“日本通”,他的日记《使日十年》作为研究美日关系的重要资料在中国出版。二战爆发前,格鲁就多次对日本即将发动的进攻向国内发出警告,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被日本扣留,之后被遣返回了美国。格鲁认为,无条件投降原则忽略了日本政治结构的特殊性,即天皇制问题,如果美国按照一般性的解释对日本执行无条件投降原则,必然会指向废除天皇制,但这样将难以保障日本投降的有序进行,他说“我很清楚地知道,到了日本应该投降的时候,只有天



约瑟夫·格鲁,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的制定

皇能促成其实现;也只有他颁布诏书,即日本人所认为神圣的文件才能使投降生效”。同时,他认为保留天皇制也能使日本在投降后得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他在1944年4月写给赫尔的备忘录中写道“企图废弃或撤开天皇制度,据我判断,只会妨害我们实现我们的最后目的,如果我们坚持这样做,这种决定只能引起混乱”。

当时,美国国会和民众正处于严惩日本偷袭珍珠港卑劣行为的强烈情绪之中,对日作战也尚未进入最后阶段,因此,格鲁并不急于道出自己的看法,1944年12月,格鲁被罗斯福提名为副国务卿,在向参议院进行的陈述中,格鲁说“我从来没有表示赞同战后保留日本天皇,也没有表示赞同战后废黜日本天皇,我想等待和观察,我相信这将会成为简单的常识”。

尽管国内存在着不同意见,罗斯福仍然坚持着无条件投降原则,鉴于日本败局已定,美国于1945年2月7日出台了题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文件,用以明确美国内部各部门在日本投降时和投降后的职责和权限并协调美国和其他盟国间的

行动,该文件包括了五个附件,其中明确规定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要由日本天皇和帝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签署。

“无条件投降”本质发生变化

罗斯福去世后,副总统杜鲁门接任,这也直接引发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杜鲁门上任后短短几周,德国就投降了,因此,他在德国投降问题上没有费多少力气,于是,日本投降问题就成了唯一由杜鲁门亲自主导的外交议程,他也因此对这一问题格外关注,特别是在减少美军伤亡和扩大美国战后利益方面。杜鲁门对外交事务不熟悉,他比罗斯福更加倚重外交人员,这就加大了已经成为全盘负责远东事务的副国务卿格鲁的影响。同时,在处理德国投降和分区占领问题时,苏联与美国的矛盾日益升级,甚至已经超过了盟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杜鲁门就说“在今后世界上,自由世界和苏维埃世界的竞争将压倒一切”,因此,美国对待日本投降和占领问题时展现出了与对待德国截然不同的态度。

5月28日,格鲁在与总统特别顾问塞缪尔·罗斯曼会晤后,提出了一个向杜鲁门汇报的备忘录,再次提出了保留天皇制的问题,他特地强调这样做是“出于减少美国人牺牲方面的考虑”,这次他明确指出“对于日本人来说,无条件投降的最大障碍是他们认为要摧毁或者从根本上废除天皇和天皇制”,基于这样的理由,美国应该“给他们一点暗示,允许日本人在战后自行决定自己国

家的政治体制”。这个备忘录击中了杜鲁门希望减少美军伤亡的要害,还突出了保留天皇制将扫清日本投降的障碍,也就是说可以促使日本尽快投降,从而避免苏联插手远东事务,杜鲁门对这样的建议非常满意,表示这“似乎是一种真知灼见”。

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的条件也很快得到了美国军方的认可,但美国并未立即向日本宣示新条件,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尚未做好对日本全面进攻的准备,原子弹的研制也尚未完成,如果这时拿出新条件被日本拒绝,美国难以很快以军事手段做出应对。基于这种考虑,6月11日,美国出台了“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文件,仍旧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此后将由盟军最高统帅行使日本帝国国内和国际事务权力,天皇的宪法权力将被中止,日本政府的职权也将由军事占领当局代行。

7月16日,原子弹实验成功,美国终于可以安心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了,26日,《波茨坦公告》发布,值得关注的是,这份公告没有涉及天皇制和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而“日本政府必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和“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等内容明确规定日本政府是执行日本投降和维护日本战后秩序的主体,不但明示无意摧毁日本政府,还透露出战后将采取军事占领与间接统治结合的方针,这里的“日本政府”显然只能是天皇政府,美国正是借此公告宣示了新的“无条件投降”原则,这个原则的本质已经变成了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而日本国家“有条件投降”。

沈寂口述历史

沈寂口述 葛昆元 撰稿



税务司司长。天津沦陷后,日本人要他出来做事,他不肯,便被关在宪兵队里。后来经过疏通,他被放出来后,就带着全家人逃到重庆去。张英福因为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走不掉。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南开中学也不能待了,就南下到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学医。他喜欢医学,生活比较清苦,课余时间就写写文章。另外,还有一个青年叫徐慧棠,已经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了,他也在震旦大学学医。柯灵问我几岁,怎么会写这种题材的小说。我就介绍了我的家庭和生活经历。柯灵觉得我是有生活积累的,人,鼓励我继续写。我就又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鬼》,说的是鬼不可怕,人比鬼要可怕,交给了柯灵。

20.我和朱明哲订婚了

过了两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有位先生问我,是否叫汪子良,子良是我的奶名。然后,他说他是朱明哲的父亲。我的心“砰砰”乱跳。他说,他今天下午在新雅饭店订了个包房,让双方家长碰头。

我从没想到,双方大人要碰头。放了电话,我就去学校上课。中午上完课回来,心神不定。我只得对我母亲说了对方家长要碰头的事。母亲高兴得让我陪她去。到了新雅饭店,我看到朱明哲的母亲和大姐来了。双方家长这样一见面,我们的终身大事就定下来了。其实,当时追求朱明哲的人蛮多的,是我父亲看中的。原来他们家的事都由她父亲做主。当时我家里情况不是很好,我又比较瘦弱,没有卖相,很自卑。但是她父亲却认为,我很勤奋,努力,有才气,又老实。

双方家长见过面后,我俩交往就名正言顺了。我就约她看电影,看话剧,接触就比较多了。《万象》月号发表《盗马贼》时,恰巧是我过二十岁生日,我是阳历9月2日,阴历八月初四出生。生日前一天,我让她陪我去挑洋娃娃,给外甥、侄女们礼物,一下买了六个。她送我到我家门口。第二天,我过生日,她的妈妈送来一盘面,是长寿面。我妈收到后,就请朱明哲过来吃饭。这时,我的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的两位嫂嫂不会给母亲梳头,就由朱明哲来为她梳头。她梳得蛮好,故而,我妈很喜欢她。除此之外,朱明哲家务管得也好,菜也烧得不错。这正是我希望的贤妻良母。一天,我对她说我们将来的生活可能会很苦的。她说:“我情愿,只要我们的家庭好,苦点,不怕。”

《万象》12月号发表了《大草泽的犷悍》之后,一天下午,柯灵约我到巴黎大戏院后台去找他。见到他后,他把我带到对马路一家白俄开的西餐厅,下午没有大菜吃,就一杯红茶。另外还坐着两个人,一个叫石琪,和我同时在《万象》上发表小说,是北方人。他本名张英福,他的父亲叫张勇年,是天津海关

12.特别流行的游戏

我实在受不了茅房的味儿,只好守候在西大院的花坛边上,好不容易刚拍死了个绿豆蝇,秦川摇头晃脑地走过来,一把推开我,把绿豆蝇撮到了他手中的铁皮盒子里。

“臭秦川你把苍蝇还我!”我委屈地朝他喊。“不给。”秦川摇了摇手里的盒子,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听得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知道打不过他,便使出老办法,走离他几步,扭头喊:“秦始皇!”

秦川咬牙切齿地追我,被正好走来的小船哥看见了,他一边拉住我护在身后,一边拦住秦川说:“川子,你又欺负乔乔了。”“小船哥,他抢我打的苍蝇。”我赶紧告状。“那有什么好抢的,你打了几个?不够我帮你打。”小船哥笑着说。“嗯!”我忙点头,跟着小船哥往院子里走,我回头看,秦川在后面还挥着他那恶心的铁皮盒子,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叫上他,我哼了一声,理都不理他。

小船哥帮我打了5只苍蝇,总算凑够了数,下午没什么事,我们就喊胡同里的小孩们一起玩“三个字”。那是个追跑游戏,先手心手背单人我倒霉,选出一人当抓大家的鬼,剩下的人开始跑,快被抓住时只要双手合十喊“三个字”的词就可以在原地定住,比如“孙悟空”“擎天柱”什么的,其他人跑过来拍他的肩膀救他,被救之后就可以接着跑了。这是我们大院特别流行的游戏,人多就好玩,满胡同都是一边跑一边喊三个字的小孩。

那天秦川比较点背,“单人我倒霉”时总是他输,只好来追大家。来回几次他就有些着急了,我故意招摆他,眼见大家几乎都定住了,我却跑来跑去不救人。秦川果然很生气,也不管别人了,凶神恶煞地朝我扑过来,我脚下一滑眼见要被抓住,慌乱之中忙双手合十,可就这这么一霎,我偏偏大脑短路,喊出了那三个字:“我爱你!”

秦川愣住了,其他小朋友也愣住了,最愣的是我,呆呆地看着秦川,直到三秒钟之后才反应过来自己喊了什么,脸刷一下红到了脖子根,嘴唇紧抿着,恨不得哭出来。其实那时我们谁懂爱啊,不过都知道这是没羞没臊的话,周围人哄笑起来,我见小船哥也笑了,更加悲从中来。秦川也红了脸,一手举着拳头,一手指着

我。他直勾勾地看我,那样子怎么瞧怎么让人生气,我愤愤地一把推开他,跑走了。

我没脸回自家院子,干脆拐弯去了吴大小姐家。她的院门半掩着,里面也没有往常的京戏声。我站在影壁后面望了进去,看青色的纱帘上似乎有人影,才慢慢走了进去。吴大小姐耳聪目明,平时我们进了院子,她早就打招呼了,可那天直到我挑开了竹帘,她才回过身看我,一双眼睛吓我一跳,竟满满包着泪水。

“怎么就你一人来啦。”吴大小姐若无其事地起身,别过脸抹抹眼角,照常去柜子里掏点心,我盯着她刚坐的地方看,那前面的小桌子上摆着个亮晶晶的小玩意,我从没见过。

“这是什么啊?”“唱戏戴的头面,瞧你这一脸花,又和秦川闹哄了吧!”吴大小姐递给我一碟子琥珀花生,我道谢接过去,“他最讨厌!我要是和秦茜替换就好了,看他不顺眼就一脚踹过去!”

我嚼着花生,幻想自己成为秦茜的样子,又漂亮、又能和小船哥坐同桌、又能揍秦川,忍不住呵呵地笑。吴大小姐摇了摇头,“你不要同她换,她没有你命好。”“什么是命好?”“命就是定数,人这一辈子,走多少的路,遇怎样的人,去哪儿留不住,到哪儿停下来,都有定数。”吴大小姐远远地瞄了眼院子说。“那我是怎么定的?”我好奇,凑到她跟前说。“等你也像我这么老了,就知道啦。”吴大小姐笑了笑。“小船哥苦?他的命好不好?”我捡要紧的问。“筱舟辛苦。”“那臭秦川呢?”“秦川啊,他可自在。”

那天的吴大小姐就像个判官,提起笔在宿命簿子上幽幽勾了我们几个人的命数。她的话字字珠玑,我却听得模模糊糊,分心给了她的头面,对那个小东西入了迷。我现在仍能记得,珠花中间是细碎珠子,又环一圈油亮的水钻,比所有古装电视剧里小环的首饰都好看。鬼使神差的,我趁着吴大小姐不注意,偷偷把那头面揣在了兜里。她一直心不在焉,没有注意我的小动作,我则胆战心惊的,没坐一会儿就溜了出来。

很多年后我再想,总觉得那天也是命,定了的。

曾少年

九夜茴

